



西方刑法思想的 起源与进化

——以西方文学罪罚观为视角

下册

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Western Criminal Id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Western Literature

刘春园 著



西方刑法思想的 起源与进化

——以西方文学罪罚观为视角

下册

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Western Criminal Id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Western Literature

刘春园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刑法思想的起源与进化：以西方文学罪罚观为视角/刘春园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300-23089-4

I. ①西… II. ①刘… III. ①刑法-思想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D91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5996 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西方刑法思想的起源与进化——以西方文学罪罚观为视角
刘春园 著
Xifang Xingfa Sixiang de Qiyuan yu Jinhua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3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50.75 插页 4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872 000	定 价	1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下册目录

第8章 断裂、传承、多元共竞：20 世纪的刑法思想	423
8.1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424
8.1.1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427
8.1.1.1 “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罗曼·罗兰与 《约翰·克里斯朵夫》	427
8.1.1.2 罹患恋狱癖的社会异己者：让·热内 作品中的刑法思想	430
8.1.2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434
8.1.2.1 轰动出版界的刑事案件：劳伦斯与《查泰莱 夫人的情人》	434
8.1.2.2 乔治·奥威尔作品中的刑法思想	437
8.1.3 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440
8.1.3.1 杰克·伦敦作品中的刑法思想	441
8.1.3.2 电椅上的美国梦：西奥多·德莱塞与 《美国悲剧》	445
8.1.3.3 清晰的铭牌——美国制造：理查德·赖特与 《土生子》	449
8.1.3.4 你为谁辩护：赫尔曼·沃克与 《凯恩舰哗变》	452
8.1.4 战争题材作品中的刑法思想	457
8.1.4.1 迷惘的一代：海明威与《永别了，武器》	458
8.1.4.2 五位女性诠释的战争观：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461
8.1.4.3 邪恶的童真：威廉·戈尔丁与《蝇王》	463
8.1.4.4 “德意志的良心”：雷马克与《西线	

无战事》	467
8.1.4.5 冷酷的预言者：海尔曼·黑塞与 《荒原狼》	469
8.1.4.6 当死亡滚滚而至：海因里希·伯尔与 《列车正点到达》	471
8.1.4.7 直面罪愆的爱与救赎：本哈德·施林克与 《朗读者》	472
8.1.4.8 西方国家对待战争罪责的态度	479
8.2 现代主义文学	485
8.2.1 象征主义文学	487
8.2.1.1 虔诚悔罪的朝拜之旅：叶芝与 《驶向拜占庭》	487
8.2.1.2 圣杯传奇：艾略特与《荒原》	488
8.2.2 表现主义文学	491
8.2.2.1 尤金·奥尼尔作品中的刑法思想	493
8.2.2.2 卡夫卡作品中的刑法思想	497
8.3 后现代主义文学	512
8.3.1 存在主义文学	514
8.3.1.1 “他人即地狱”：萨特与《禁闭》	516
8.3.1.2 阿尔贝·加缪作品中的刑法思想	517
8.3.2 黑色幽默文学	524
8.3.2.1 组织性的混乱与制度化的疯狂：约瑟夫·海勒 与《第二十二条军规》	526
8.3.2.2 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作品中的 刑法思想	528
8.4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影像作品与刑法思想	535
8.5 20世纪西方刑法思想的走向	578
8.5.1 政治、科学、哲学思想背景	578
8.5.2 文学与法学思想的特征	583
8.5.2.1 刑事社会学派	584
8.5.2.2 后期古典学派	591
第9章 让文学之光照亮法学殿堂	605
9.1 行走着的歌：文学对刑法思想发展脉络的完美诠释	637
9.2 冲突与融合：刑法学与文学	644

9.2.1 亲密敌人：刑法学的“傲慢”与文学的“偏见”	644
9.2.1.1 本质与使命不同	644
9.2.1.2 价值诉求载体不同	645
9.2.1.3 事件解读角度不同	646
9.2.1.4 价值输出方向不同	647
9.2.2 快乐伴侣：刑法学与文学的琴瑟和谐	648
9.2.2.1 学科性质的交叉性：社会科学与人文 学科角度	649
9.2.2.2 研究方法的互鉴性：刑法学方法论角度	650
9.2.2.3 社会功能的同质性：社会控制的视角	656
9.2.2.4 个体角色的共融性：文学家与刑法学家	660
9.3 镜子里的陌生人：罪之本质	676
9.3.1 我本良善：人性论	676
9.3.1.1 刑法思想中的人性论	677
9.3.1.2 文学作品中的人性论	679
9.3.2 别无选择：犯罪原因与犯罪人类型	683
9.3.2.1 刑法思想中的犯罪原因与犯罪人分类	683
9.3.2.2 文学作品中的犯罪原因与犯罪人分类	685
9.3.3 申冤在我：犯罪行为与犯罪行为人	688
9.3.4 从复仇女神到庄严女神：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	691
9.4 苦难与救赎：人类的永恒困境	695
9.4.1 因何称义：刑罚权根据	695
9.4.1.1 契约论	696
9.4.1.2 意志自由与意志决定	699
9.4.2 报应与救赎：刑罚的本质与功能	702
9.4.2.1 西方刑法思想中罚的本质	702
9.4.2.2 西方文学作品中罚的本质	704
9.4.3 爱的鞭笞：刑罚适用	707
9.4.3.1 刑法思想中的刑罚适用	708
9.4.3.2 文学作品对刑罚效果的检视	709
9.4.3.3 关于监禁刑	712
9.4.3.4 关于肉刑	716
9.4.3.5 关于死刑	719

9.5 重返伊甸园：需要信仰，还是辩护	727
9.5.1 “法的门前”：刑法文化的承继与变迁	728
9.5.1.1 敬畏刑法	728
9.5.1.2 游戏刑法	731
9.5.1.3 背叛刑法	733
9.5.2 最后的审判：人类永恒的困境	735
9.5.2.1 倘若能有明天：犯罪人再社会化	737
9.5.2.2 老橡树上的黄丝带：亲情与爱情的守候	740
9.5.2.3 荒原中的风信子：人性的追寻与复苏	742
余 论 把根留住：民族精神与刑法思想	746
参考文献	749
后 记	767
索 引	771

第8章 断裂、传承、多元共竞： 20 世纪的刑法思想

进入 20 世纪，西方世界的经济基础超越了自由竞争领域，向集中化、垄断化迈进，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社会生产的高度发达与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追求与向往，以及人类在理性状态下所制造、发动的一场场灾难，进一步加深了人类内心世界的空虚与压力。传统文化视野中的科学观、价值观在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冲击下逐渐分崩离析，整个社会呈现出普遍的信仰危机与理想真空。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生命个体之上，催生了普遍的疏离感、孤独感与荒谬感。人类时刻感到前途渺茫、灾难不可预测——现代西方文明的“非人化”元素逐渐萌芽。

自然科学方面，19 世纪是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与牛顿力学体系的天下；在实证主义与客观理性的引导下，对“确定性”与“规律性”的追求形成了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进入 20 世纪，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极大程度上导致了古典物理学的物质宇宙观被质疑、被颠覆。随之，科学世界中爆出“电子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一系列重大发现，进一步毁灭了传统自然科学领域形而上学的观点，自然世界逐渐丧失了稳定性与秩序性，变得微妙复杂、扑朔迷离、难以把握。自然科学的发展必定影响着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无论是文学还是法学，均在社会控制、权力、知识与真理等即时变幻的领域中开辟出大量新鲜未知的矿脉。

政治方面，接连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是超出人类想象力的空前浩劫，无边的罪恶与苦难随着战火恣意蔓延，撕裂了人们心目中对理性与秩序的向往。西方人心目中自启蒙思想时期形成的至高无尚的理性、理想、平等、自由等价值观逐渐破灭，致使敏感的知识分子对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伦理体系产生了强烈质疑与谴责，并滋生出多种形式的反叛情绪，继而开创了多维共竞的哲学思潮。

哲学领域中，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政治、思想、宗教、道德等一切权威

主流价值均受到怀疑、否定，人类精神支柱彻底丧失；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神秘主义、唯我主义渐露锋芒。首先，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自称打倒了自苏格拉底以来的全部哲学权威，这种具有浓厚反叛色彩的哲学观无疑带给世纪之交的人们以最重要的思想启迪，尼采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反叛思潮的精神教父。其次，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公然主张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认为人类社会竞争等同于生物界的竞争，该大逆不道的学说彻底撕碎了“人人都是兄弟”、“万物生来平等”的谎言，将一幅人吃人的赤裸裸的残酷图景揭示于世人眼前。在这种环境下，文学家们兴奋异常，他们像解剖生物一样解剖社会结构，极其细致地观察着社会绞肉机运作之下被征服者痛苦不堪的命运，绘声绘色地描绘着强者兴旺、弱者衰微的社会运动过程。同时，奥地利学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也为作家的心理描写提供了全新的价值理论平台。人类精神的潜意识学说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喧嚣骚动的无意识层面，关注自我灵魂中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多种哲学思想的交织并行，奠定了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文明的理论基调。困惑与迷惘中，人们开始转入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剖析、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以及对本我价值的重新探究。但是，当人们剖析自己心灵的时候，发现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一样混乱、暗淡，继而导致了怀疑一切与否定一切的思想的萌发。

20 世纪的西方文学与刑法思想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值得我们关注，就是思想与理论的巨大的包容性。随着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工程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再也没有哪一种学派及其理论可以独占江山数十年。无论是文学流派还是法学流派，均始终保持着触觉的敏锐性、思想的丰富性与视角的多维性，它们源源不断地吸纳着当代世界各种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异质营养，从而为本学科的良好发展搭建了一个宽阔的价值理念平台。

8.1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如今自己抬头了，他们便对所谓“法国式”的理想不胜轻蔑，对什么世界和平、什么博爱、什么和衷共济的进步、什么人权、什么天然的平等，一律瞧不起。民众们普遍认为，最强的民族对别的民族可以拥有绝对的权利；而别的民族，就因为弱，所以对它绝对没有权利可言。德国就是活的上帝，就是观念的化

身，它的进步是用战争、暴行与压力来完成的。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

……它们（侦察机）出现数分钟后，霰弹和榴弹就发射过来了。我们有一天就这样损失了十一个人，其中的五个卫生兵，有两个被炸得稀烂。恰登盯着墙壁，很久才轻声说：“可以用调羹把他们从战壕墙上刮下来，埋葬在饭盒里。”

——〔德〕雷马克《西线无战事》

……最后，拿破仑成为统治动物的“人”，庄园最初的理想“所有动物一律平等”被修正为“有的动物较之其他动物应更为平等”。

——〔英〕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

面对做“正派人”的呼声，饥饿的痛苦回答得多么有力！……我们像棋子一般受着环境的驱使，而那环境是我们所不能支配的。

——〔美〕德莱塞《嘉莉妹妹》

法庭审判时，别格一言不发，保持着令人迷惑的冷静与安静。他永远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杀人。不是他不想解释，而是若想解释清楚这一切，首先要从他的整个人生开始。

——〔美〕理查德·赖特《土生子》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均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美〕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

罪责总是涉及过往的东西。它不仅涉及个人过去的行为，而且涉及过去的时代和一整段历史，并且笼罩着随后的当前，这是第三帝国之后的特别经验。豪劳考斯特的阴影伸展得很远，它使过往罪责延伸为几代人的主题。

——〔德〕施林克《朗读者》

总体而言，20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显然不如19世纪。在历经了法国巴尔扎克、莫泊桑与俄国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座文学高峰的辉煌之后，批判现实主义昔日群星灿烂、雄踞一方的霸主地位风光不再。原因之一是大工业文明与信息化科学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

视野，文化受众趋向于多元化的文学选择空间。原因之二是在物质奴役下产生“异化感”的西方人，逐渐由理性世界向非理性世界退缩，现实主义文学脚踏实地的风格无法表述出人们异化、分裂的人格，浑厚沉抑的笔触无法临摹出多重角色压力之下人们内心的焦虑与呐喊。此外，也须看到，现实主义的两大独特的优势也是无可替代的——其一是它从社会底层发掘出的典型叙事赋予了众多民众直面惨淡生活的勇气与力量，其二是它犀利的批判锋芒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评价生活。因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 20 世纪依旧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只要人类存在、只要生活继续、只要梦想延续，它就永远不可能灭亡。

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 20 世纪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 世纪初到“二战”结束。20 世纪初是人类近现代历史上第二个更新期，欧洲风云动荡。首先是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①，不仅引起了人们对于种族歧视问题的反思，而且引起了整个西方社会对法律公正性的怀疑。接着，又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数以千万计普通平民的死伤激发了整个西方社会对暴力的憎恨与对社会前途的绝望。同时，1917 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在西方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秩序网上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口，为西方人思维价值理念的发展与进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式。因此，对人性黑暗面的反思与对战争的谴责也就成为 20 世纪初最为普遍的主题之一，批判性与反叛性成为当时文学作品最主要的思想特质。该时期作家基本遵循传统风格，注重典型环境背景的刻画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时代所面临的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包括战争、贫困、积蓄待发的社会仇恨与种族冲突均进入这批作品的叙事范围；关注民生、呼吁社会公平与人道主义也继续成为作品所彰显的价值取向。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该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气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动。一批成长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历经经济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的作家们，所关注的焦点不再局限于生命个体，而是更侧重于整个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积极思索着人类生存与种族繁衍等重大哲理话题。该时期文学作品的创作题材也明显虚化，创作手段不再拘泥于单一特征，而是多方撷取、大量吸收现代主义文学的技巧，呈现出多元化色彩。创作手段的兼容与合流使得我们难以判断具体作家的所属流派，甚至同一个作家同时属于两种文学流派的情形屡见不鲜。例如美国“迷惘的一代”、“硬汉派”作家海明威，其作品《永别了，武器》明显趋

^① 参见本书 7.7.2.3 部分。

向于批判现实主义，而《乞力马扎罗的雪》则堪称意识流小说的扛鼎之作，至于《老人与海》又更接近于象征主义。因而此时对某位作家的流派的判定，只能根据其大多数作品以及主流创作倾向作出大致界定。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再一次崛起，发展势头异常强劲。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及当代美国最为著名的犹太文学、黑人文学、女权主义文学，均表现出极其明显的回归传统、回归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理由之一是在多元社会的利益分配与多维价值逐渐碰撞融合的领域中，人们对正义与公平的向往日趋强烈，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关注的在“发展与进步”的历史车轮滚滚碾压下的弱势群体的呼声，吸引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群体的极大关注与兴趣。理由之二则具有较为功利的色彩——由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素来重视情节构思与角色个性的刻划，扎实的文笔功底使得作品成为影视媒体的宠儿，这对于进入读图时代的人类新生代而言，显然更富有感召力与吸引力。

8.1.1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8.1.1.1 “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罗曼·罗兰与《约翰·克里斯朵夫》

法国的罗曼·罗兰^①（Romain Rolland，1866～1944年），与伏尔泰同享着“欧洲的良心”之美誉，代表作《约翰·克里斯朵夫》（1912年）之寓意十分鲜明——“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②。创作这部小说之前，罗兰曾屡次宣称：“世界要窒息了，必须打开窗子，让新鲜空气吹进来。”^③这部史诗般的著作的主要情境跨越了欧洲两个古老国家——德国与法国，述及20世纪初叶欧洲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

主人公约翰·克里斯朵夫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父辈系世袭宫廷乐师，母亲则是下等女仆。约翰貌丑、淘气，却拥有强健的体格与倔强的个性，并具有极为罕见的音乐天赋。父亲去世后，十四岁的约翰被

^① 罗曼·罗兰生于法国中部高原小市镇克拉姆西，法国思想家、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代表作《约翰·克里斯朵夫》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与对真理的热爱”，1915年授予其诺贝尔文学奖。

^{②③}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傅雷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序。

擢升为第一宫廷小提琴手，担负起养家重任。年轻气盛的约翰决心涤荡德国音乐界的颓靡空洞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之风，为音乐塑造灵魂，却屡遭失败，甚至丢失饭碗。一个乡村舞会上，约翰目睹一位军官毒打一位不愿与他跳舞的姑娘，挺身而出，失手打死一位下士，只身潜逃法国。约翰的学生葛拉齐亚运用各种关系使德皇赦免了约翰的杀人罪，其后约翰疯狂地爱上她。巴黎工人在“劳动节”举行示威游行，约翰受到高昂群情的鼓舞也参加了工人的队伍，冲突中，约翰再次失手打死一名警察。工人们掩护约翰出逃至瑞士。约翰一生深为苦恼的是自己始终无法摆脱的原欲冲动，对曾经与不同女性之间的关系深感自责。为了逃避情欲与肉欲的诱惑，约翰在瑞士山村离群索居，期间对自己的人生作出深刻反省，最终投向上帝的怀抱。^①

正如傅雷先生1941年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二册撰写的序文中所述^②，这部小说记录了一位真诚、本色的音乐家如何战胜自己心灵深处的怯懦卑鄙，在反抗虚伪、轻浮的社会价值中升华自己、完善自己，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艰辛历程；以音乐、文学等理论折射出法国、德国的不同民族精神的融合与冲撞。通过音乐家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传奇经历，通过对法国与德国国民性的深刻揭示与批判，反映了西方人在取得了物质领域主宰地位后的倦怠、厌恶与反思，歌颂了人类对丰富的精神世界的永恒向往。

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多从心理角度出发，关注西方青年“混沌、暧昧、矛盾、骚乱”的发展历史；这部作品更是将所有西方人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全部的质疑凝结于约翰一人身上，突出其在不屈地与社会、与历史、与人类固有的劣根性而奋斗。这部巨著的最引人深思之处，是对于人类社会从童年走向青年时期的发展规律的揭示，“儿童时代向往征服的是物质世界，青年时代渴望超越的却是精神领域，最为悲壮的过程是过去与当前自我的冲突：从前历经千辛获得的宝物，此刻却要耗费更多的心血去反抗，以求剥落”。^③

① 梗概及引文来源于〔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序。

② “这不正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伟大的人类史诗。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心的战绩。”

③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序。

在卷四与卷五中，罗曼·罗兰利用大半篇幅，对德、法的民族精神通过音乐与文学气质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借约翰之口首先对德国的民族精神作了极其严正、犀利的批判。“……吃败仗的时候，大家说德国是爱护人类的理想；现在把别人打败了，大家说德国就是人类的理想。看到别的国家强盛，他们就像莱辛一样说‘爱国心不过是想做英雄的倾向’；如今自己抬头了，他们便对所谓‘法国式’的理想不胜轻蔑，对什么世界和平、什么博爱、什么和衷共济的进步、什么人权、什么天然的平等，一律瞧不起。民众们普遍认为，最强的民族对别的民族可以拥有绝对的权利；而别的民族，就因为弱，所以对它绝对没有权利可言。德国就是活的上帝，就是观念的化身，它的进步是用战争、暴行与压力来完成的。”^①这部写作于1904年至1912年的小说，令人吃惊地预言了德国民族在后半世纪中的坎坷经历。

分析了德国民族性之后，罗曼·罗兰在第五卷紧接着开始解剖法兰西的民族精神。初赴巴黎，约翰感觉极其忧伤与失望，认为后者被专制蛮横的官僚政治统治，文学庸俗呆板，充满形式主义的东西，精神卖淫的风气到处弥漫^②，并且毫不客气地对其进行指责。^③论及当时的巴黎文化界，认为它“只是一味的温和、苍白、麻木、贫血、憔悴”，“音乐家们一切的天赋都齐备，只少一样，就是强烈的生命”。令克利斯朵夫尤其感到恶心的是法国艺术家的形式主义，“他们之间只讨论形式一项，对情操、性格、生命都绝口不提！”述及文坛、戏剧界时，约翰眼中又是一片颓废的气象。笼罩着知识阶级与上流社会的，只有一股沉沉的死气。“豪华的表面，繁荣的喧嚣，底下都有死的影子……你们沾沾自喜地培养你们民族的病，培养他们的好逸恶劳，喜欢享受，喜欢色欲，喜欢虚幻的人道主义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使它萎靡不振的因素。你们简直是把民族带去上鸦片烟馆……”

面对德、法两国的一派沉郁气息，约翰并不悲观，并不以揭露、斥责为满足，在苛言酷辞的背后，他开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济世方剂，其中饱含着他对两个古老的欧洲民族的深沉的爱。“以德意志的强力崇拜去救

^① [法]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90页。

^② 剧院里上演着“凶杀、强奸、疯狂、酷刑、挖眼、破肚”等剧目，“凡是足以震动一下文明的人的神经，满足一下他们隐蔽的兽性的景象，无不具备”。

^③ 他指责那些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你们都是伪善之徒’，你们用‘艺术’和‘美’等名词来掩饰你们民族的荒淫。”

济法兰西的萎靡，以法兰西的自由精神去祛除德意志的柔顺服从”。罗曼·罗兰认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再生应当从德国与法国两个民族所代表的文化交流中发轫。作品的主人公生为德国人，在智力与体力方面均具有天赋的强者风范，秉承日耳曼民族的质朴风格，是力量与英雄气质的代表；后来又安排其置于莱茵彼岸，领受细腻、精练、自由、浪漫的法兰西文明的洗礼。日耳曼文化过于粗犷，拉丁文明太过阴柔，在两者的冲突交融下，却孕育出了一个崭新的理想文明——历经涅槃、浴火重生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即为崭新人类的代表。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罗曼·罗兰与一个世纪之前的卢梭在理想社会中的塑造“新人”相提并论，二者均怀着强烈的热情与希望寻找着真正意义上的人性。

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宗教文化始终是西方文明的渊藪，人类社会的任何救赎均建立于对耶稣基督的坚定信仰的基础上，这部著作亦不例外。所有世间历经的风雨沧桑均体现在约翰的作品风格中，其早年作品慷慨激昂，晚年作品则变得恬静安宁，唯一不变的是贯穿于其中的生命激情。临终时，约翰没有丝毫的遗憾与惋惜：“我的目的达到了。青年时期顽强奋斗，为了跟别人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为了在传统的魔手里救出自己的个性……友谊的快乐，使孤独的心和全人类有了沟通。然后是艺术的成功，生命的高峰……不料峰回路转……遇到了丧事、情欲、羞耻等这些上帝的先锋队。我终于倒下了，却劈面迎见上帝，于是振作起来，努力在主指定的范围内完成主的意志。”在主人公令人为之动容的临终独白中，宗教无坚不摧的感化力量再次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与宣扬。

8.1.1.2 罹患恋狱癖的社会异己者：让·热内作品中的刑法思想

让·热内^①（1910～1986年）是一名颇有争议的法国作家，也是一名颇具传奇色彩的囚犯，其坎坷一生就是一部情节紧张、色彩浓烈的纪实文学，甚至再夸张些评论，让·热内就是一位以生命来体验犯罪、研究罪罚关系的行为艺术家。

热内是一个弃儿，在流浪、盗窃、卖淫与监禁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他的行窃生涯开始于小学，动机是为了报复其他孩子对他的贫寒与身世不明的嘲笑。1923年，热内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从小学毕业，却因贫困而永远丧失了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1924年，热内从巴黎学徒培训中心逃跑，后往返于作坊与农场中谋生。从此时起，热内就开始与警察斗智

^① 让·热内，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后追随萨特的存在主义，成为法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之一。

斗勇、躲避追捕。十六岁，热内第一次被投进肖洛盖特监狱，九十天后获释；一个月后，热内因无票乘车被拘留，在墨菲监狱服刑四十五天。随后法院签发委任状，热内被送至都兰梅特勒农村儿童教养所，在那里待了将近三年时光。热内却并不领情，将教养所称作“儿童苦役犯监狱”，也是一座“儿童地狱”，其长篇小说《玫瑰奇迹》即以教养所为背景，对其中的丑恶内幕进行了大量生动、细致的揭露。

18岁后，热内被召往东方军团服役。1933年复员后，热内从巴黎出发，徒步南下。从后来发表的小说《小偷日记》中，我们得以了解，这段时期热内的谋生手段无外乎两个，一是乞讨，二是卖淫。1934年，热内再次入伍，服役期间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他尤其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罪与罚》等作品如饥似渴地阅读，同时思考自己的人生经历。1936年，在服役军队长期待命过程中，热内无法忍受窒闷僵化的空气，遂脱离部队逃跑。在军方的追捕下，热内徒步横穿欧洲，行程共计855公里，相继在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奥地利、捷克、波兰因偷渡被捕、入狱、被驱逐，最终于1937年抵达德国。在这个“既是警察天堂，又是犯罪天堂”的神奇国度里，热内过了一段理想的生活，他的行窃技艺也因此得到大幅提高，所有经历均记录在日后发表的作品《小偷日记》中。

1937年9月，热内重返巴黎。因在撒玛利旦百货商场盗窃一打手绢被捕，被判处三十天监禁，缓期执行。办理释放例行手续时，法院发现他随身携带着手枪与盗来的身份证，遂对他进行第二次逮捕，直接改判一百五十天监禁。祸不单行，军事法庭的一纸调查令适时而来——作为逃兵，罪上加罪，热内面临着重刑判决。如此繁多的罪行在身，法院决定为热内申请精神健康鉴定，热内没有拒绝。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精神病鉴定结果对热内十分有利，热内顺利退伍，只被判处六十天监禁。

1938年，在被释放五个月后，热内因盗窃四瓶软饮料被判处监禁六十天。1939年，在被释放四个月后，热内因使用伪造车票乘坐火车，被捕监禁一个月。被释放仅三天，又因流浪罪被监禁十五天。返回巴黎后，热内在卢浮宫内纪念品店盗窃了一件衬衣与一块绸布，被判处监禁六十天。被释放两个星期后，热内在市政厅百货店盗窃一块绸布的边角料，被判处三百天监禁。

1940年，热内在圣米歇尔齐蓓尔书店盗窃关于历史与哲学的书，被判处监禁一百二十天。1941年，热内因偷窃一块布料被裁缝追赃，结果一位书商将他截获，并认出他就是前些日子偷了大批普鲁斯特小说的窃书贼。数罪并罚，热内被判处九十一天监禁。

1942年1月，热内在桑忒监狱开始创作《鲜花圣母》。被释放后，他在塞纳河畔靠出售偷来的书赖以为生。1942年4月，东窗事发，热内因盗书倒卖被判处二百四十天监禁。他在狱中创作了长诗《死囚》。

1943年，刚出狱的热内结识了著名小说家和剧作家让·科克托。科克托对作品《鲜花圣母》的低俗内容十分反感，但意识到小说本身巨大的思想价值，于是设法帮助热内出版此书。1943年5月，热内因盗窃一部绝版书再次被捕，司法机构对如此屡教不改的罪犯十分头痛，决定以惯犯身份判处他终身流放。在科克托的倾力帮助下，热内被改判九十天监禁。被释放后第三周，热内再次盗书被抓了现行，被判处一百二十天监禁。

1944年1月，本应被释放的热内厄运缠身，被当局宣布终身流放，直接转押至涂雷尔劳改营，与其他流浪者集中后送往纳粹与法奸控制的集中营。科克托再次动用其军界、外交界的所有力量将热内保释出来。5月，在弗洛尔咖啡厅，热内认识了作家萨特及其伴侣波伏娃。

1946年，《玫瑰奇迹》出版；1948年秋，《小偷日记》出版。两部小说均引起轰动。然而，此时的热内还是囚徒，终身流放的判决对其仍然有效，根据《法国刑法典》的规定，警方再次将热内拘捕归案。萨特和科克托发动了全法文学界联名呼吁当局对热内的刑罚予以赦免，热内成为所有欧洲人眼中的传奇人物。

1949年8月12日，法国总统终于签发了对热内的特赦令。

热内终于自由了，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他陷入了突如其来的抑郁状态，从此消沉无语，几近搁笔六年之久。热内坦言，自己的创作来源于险象环生的盗窃生涯，只有暗无天日的囚徒生活才能激发其亢奋的创作欲望；他本来就与这个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现在却要他同流合污，怎能不引起精神上的失语？热内曾对一位记者坦言：“自由了，我却迷路了。”

1952年，《热内全集》出版。令人惊讶的是，当时在整个西方享有崇高声誉的文学大师萨特，专门为此书作了“喜剧演员和殉道者圣·热内”的长篇序言。热内却对此不以为然，诚恳地告诉科克托：“我是另外一个人，与你们为我雕塑的像不同，这另外一个人有话要说。”

从1955年开始，作家恢复了创作活力，创作出多部剧本。其后，热内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包括1968年法国学生“五月革命”、同年8月美国“反越战”示威游行、1969年日本铁路员工罢工游行、1970年美国吁释放美国黑人领袖的“黑豹运动”等。

如此一位传奇性的人物，在波伏娃的介绍下，于1964年1月接受了加拿大记者麦德琳·戈贝尔的专访。专访中，热内坦言自己的犯罪生涯是